

对科学“神话”的解构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 陈兴安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中，“科学”无疑是个高大上的概念，因为一提到它，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正确”“理性”“客观”“精确”“规律性”“完美”等。通常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科学是真实善美的统一，是人类认识的理想型态和文明智慧的化身；科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是对外在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们正确行为的指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则从专业的视角，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理解和看法。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以下简称费氏)是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是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以及《告别理性》等。

《科学的专横》根据费氏1992年在意大利特伦托大学向普通听众所作的系列讲座，经作者本人编辑整理而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基本的学术观点。由于是学术讲演，且听众多为非专业人士，所以该书异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在组织结构、表述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就不显得那么严谨、刻板和冗长，而是让人有某些轻松、直观和诙谐的感觉。作者就像一位年长的智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地谈论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仿佛在引导读者穿越时空，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圣哲进行交流、感悟和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思维和智慧的丰富多样性。

诚如本书的英文编者奥博海姆所言，科学对世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动？它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

情。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和西方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费氏毕生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可以说，《科学的专横》是费氏科学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在发表这次演讲大约两年后，他便因病逝世。因此，也可以说这部作品反映了费氏对于科学的最后思考。

在本书中，他引用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莫诺的话来评述西方现代文明：“冷酷而严格，没有提出说明，但禁绝其他精神食粮，这没有缓解而是加重了焦虑。它一下子声称横扫几十万年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与人性自身合为一体。它撕毁了古代人与自然间的泛灵论契约，但对这种珍贵的联系没有提供任何替代品，结果使得人类在孤独冻结的宇宙中焦虑地探寻。”(《科学的专横》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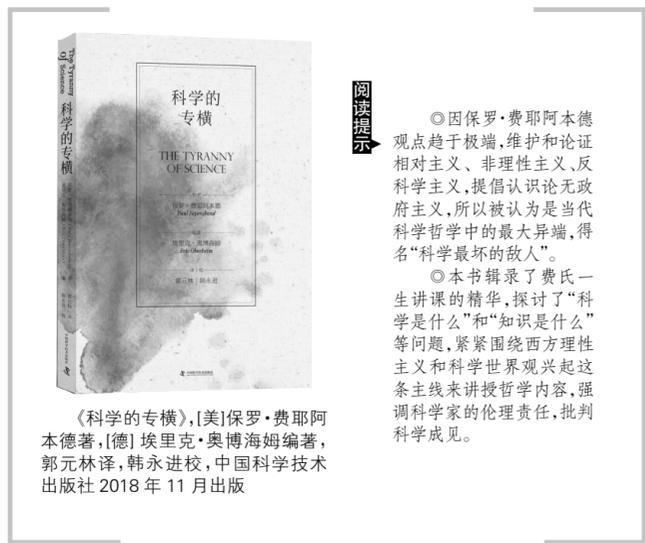
费氏在本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因为过分强调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导致人们在精神生活中驱逐了作为心灵依托的神，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断裂”。他举例说，把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人为地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充当科学家，另一部分充当基督教徒。作为科学家的人排斥信仰启示，远离意义；作为基督教徒的人信赖上帝，遵循圣训。无法使科学家自身充满宗教精神。科学所要求和代表的冷酷、冷静和客观与宗教唤醒人们爱的目的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

作者在书中还批判了科学的“客观性”，感叹“在客观论证中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多么少”。在他看来，所谓的“科学无涉价值”不过是一种武断的谬

见。“但绝对不是这样。只有当一个实验结果(或一个观察结果)明确不包含任何‘主观’因素时——只有当它能从产生研究结果的研究过程分离出来时，它才会成为科学事实。这意味着：在科学事实的构成中，价值起了重要作用。”(《科学的专横》第87页)他认为科学的系统描述或许就是一种错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无序的世界，将系统引入其中意味着引入假象。(《科学的专横》第46—47页)他强调开放的世界观、多元方法论和多样性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科学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也不见得全部正确，反对“科学之外无知识”的偏见，提倡各种思想的平等和互补。

此外，他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立场原则出发，认为科学家的成就、贡献似乎与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匹配，提出和倡导科学家应当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指出科学研究中理论家与实验家的人为划分，而理论幻想受到不适当的推崇，工程教育中偏重理论原理而忽视实践知识等问题，以及强调科学家从事研究事业时应当具有信仰和耐心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论述，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科学的专横》中译本由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郭元林翻译，该书依据1996年最新英文版翻译而成，文笔流畅、简洁、准确、明晰，在表述风格上也保持了与原文的一致。为方便读者查阅和进一步研究，译者精心编制了中英术语对照表，作为附录放在中译本正文后。另外，将英译本的书后注释，全部转换成页下注。凡



《科学的专横》，[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德]埃里克·奥博海姆编著，郭元林译，韩永进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此种种，也都可见译者的用心和细心。笔者在通读该书中有一点体会，因受东西方文化以及各人专业背景差异的影响，国内普通读者可能会对其中一些术语或概念不甚了解，比如“诺斯替教”“超弦”等，如果在文中加上一些简要的译注，应该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但瑕不掩瑜，该书确实是值得仔细阅读的一本好书，无论是对理工科还是文科出身的人。相信大家在看过后，一定会对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深远影响，有更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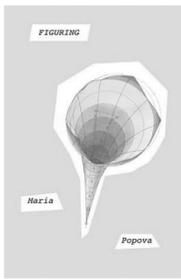
阅读提示

◎因保罗·费耶阿本德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得名“科学最坏的敌人”。

◎本书辑录了费氏一生讲课的精华，探讨了“科学是什么”和“知识是什么”等问题，紧紧围绕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世界兴起这条主线来讲授哲学内容，强调科学家的伦理责任，批判科学成见。

我国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文化过程中，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后的尴尬境地，如何避免西方科学的负面影响，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问题。了解和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读了这本书，都会启发我们作出自己的思考。(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域外



从历史人物看真理与意义追寻

■ 武夷山

2019年2月，美国企鹅兰登书屋发表了保加利亚裔美国学者玛利亚·波波娃的著作《Figuring》。一方面，figure有“人物”的意思，另一方面，作为动词的figure有“摸索”的意思。本书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故事和思想来探讨一些或抽象或玄妙的主题的，故我权且笨拙地将书名译为《从历史人物看真理与意义追寻》。本书通过4个世纪以来一些历史人物相互交织的生活与思想来探讨类的复杂性，探讨人类对真理与意义的追寻。

书中叙述的第一位历史人物是天文学家开普勒，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最后一位人物是海洋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尔·卡逊，她催生了全球环保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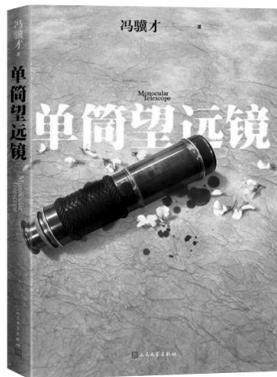
除了这些“主角”，本书讲述了以各种方式与主角发生联系的众多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的生平与思想，这些“配角”多数是不落俗套的有点古怪的女性，她们通过自己难以名状、令人心碎的人际关系，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体验方式和欣赏方式，从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些配角包括：玛利亚·米歇尔(1818—1889)，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天文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铺平了女性进入科学之路；雕塑家Harriet Hosmer(哈丽特·霍斯默，1830—1908)，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职业雕塑家，是女性投身艺术职业的开路先锋；记者和文学批评家Margaret Fuller(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她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吹鼓手”；名垂青史的美国诗人艾米莉·迪金森。

通过评述这些主角和配角的人生，波波娃引出了一些宏大的问题：好生活如何度过？在不完美世界的改善方面留下永久印记意味着什么？成就和赞扬足以带来幸福吗？才华足以带来幸福吗？爱情足以带来幸福吗？等等。读者也许还没想过这些问题，也许想过但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那么，波波娃的思考会给你带来启发。

本书除了关于主角和配角的叙事外，还穿插了一系列的边缘人物(相对于本书而言的边缘人物)，如美国文学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芭雷特·勃朗宁，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的文学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不朽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等等。人物之间的例证链条是复杂的，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例如，诗人迪金森给作家卡逊提供了不少精神营养，卡逊曾回望天文学家米歇尔的人生，米歇尔的前瞻思考又影响到本书作者波波娃……众多的角色，必然涉及众多的主题：音乐、女权运动、科学史、宗教的兴衰、天文学、诗歌和超验主义哲学的汇流，如何激发了环保运动的诞生等。阅读本书，像不停地转动万花筒，迷人的美景不断呈现。

波波娃既热爱文学艺术，又热爱科学，她博览群书，极其善于“无缝隙”地旁征博引。那么，本书29章的标题都非常富有诗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仅举一些标题为例：只有梦想者才会觉醒；何为失，何为得；有限中的无限；召唤更多之多；直面世界之光；耗尽人的精力亦提升人之境界的事物；被分割而不可分；肌肉与灵魂之间；艺术与人生之间；生存之乏味；遮掩不朽之光；从浪漫到理性；从恐惧到超越；心灵的环境；精神与物质皆无法拘限者；在存在之黑暗中；追寻完整性；原子尺度与世界尺度之间；遵循存在之踪迹；从无根基的种子到星星。

第29章的标题“从无根基的种子到星星”是什么意思呢？波波娃在书的开头写道：“存在着无穷多种的美丽人生”。在书的最后，她阐述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每一个个体都会死去，但是，我们的人生与作品(如果有意义之美)将永存。“在人类灭绝之后仍将存在的就只是无根基的种子和星星了。”按照宋人张载的意思，人生的意义其实是人放进去的，所以人们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波波娃的话说，张载的事业(或者低调点，叫事项)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中国古人与现代美国人的看法一致，并不奇怪，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



《单筒望远镜》，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社会矛盾下，在小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心灵历程中，演绎着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莫言的文学家园是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是商州农村，张炜的是胶东半岛，池莉的是汉口。而冯骥才的小说创作，长期都是以老天津作为精神的家园。熟悉冯骥才的人们应该知道，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其场景都没有离开过天津。

早在19世纪，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冲突的地方之一。1862年之后天津建英、法租界，外国人进来后，开始和中国人有最早的接触。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和冲突越来越多。而天津又是一个特别的地域，作为商业城市比较洋气，作为一个码头又五方杂处，充满地方民情和自己的特点。对于那段时期的材料，冯骥才看得非常多，从《义和拳》到《神灯前传》，他一直试图通过挖掘历史来反思民族心理文化。

《单筒望远镜》的写作，源于冯骥才对上个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可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此窥探，却又充满距离感。“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沟通，中西方相互不理解。在最早的中西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悲剧式的问题，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有文化的冲突。《单筒望远镜》则将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了里面。

在中西文化冲突最激烈的时刻，爱情能否超越国界？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而起？这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炼狱？《单筒望远镜》以一段跨文化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抒写一百多年前普通人所经历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探究中西文化沟通的困局，探寻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界。这部小说凝聚着冯骥才对中西历史与文化的诸多思考。比如，他用中国和法国两位年轻女性主角性格特点，寓意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用大槐树寓意中国古老文明受到的冲击和摧残，用立于老城与租界间的小白楼寓意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审视与对视。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单筒望远镜》的写作计划已频繁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由于他当时奔波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征途上，这部小说的写作也被搁置。经过了近30年的沉淀，才得以完成《单筒望远镜》的创作。

冯骥才的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小说的叙事背后，有着强烈的文化追问。如《神鞭》通过一根辫子反省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莲》针对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及其束缚力，《阴阳八卦》剖析了中国人文化的认知方式及其负面，《单筒望远镜》则从中西文化碰撞的冷峻现实中，揭示了因为接触障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双方彼此认知产生了许多错觉。单筒望远镜，是莎娜和欧阳觉彼此提供给对方的一扇窗口，未知带来的激情将他们双方引向一条单向路，在他们的背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误解、冲突，而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时代。

冯骥才凭借其独特的非凡的艺术才质，在《单筒望远镜》这部长篇小说中，再次对天津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群体人格等，作出了多向度全景式的直观呈现。同时，这部小说将前三部作品中所写的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进一步深化，将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人性国民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插入了冯骥才为这部小说搜集了几十年的反映当时历史图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镜像，为小说中的时代作了全景式注解。

微评

尹焯(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CEO)
◎《科学大师的失误》

有太多的传记，特别是相当比例是自传大多只描述了优秀人物阳光的一面，而鲜有述其阴暗面和失败的教训。但对于后人，看失败往往比对成功的对号入座更有帮助。这本书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讲述了生物学、数学、化学、天文和宇宙学以及物理学的若干名垂青史的大师，在其成名后反而在特定事件上，成为了阻碍学科进步的最顽固势力。“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悲夫。”

正如《三国演义》，无论是金圣叹还是毛宗岗，读对原著的“批”，各位读者反而更加甘之若饴。科学的故事都比较复杂，读者可以慢慢看下去，而我这里也重点列举一些“批”和“叹”。

科学家有时候在科学上非常聪明和敏感，但是对社会学知识有时还赶不上一个普通人的知识水平(哈伯为德国侵略服务)。

每一次总是年轻的科学家不愿被保守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大胆向他们挑战。而每一次这种挑战，又绝无例外地会被权威和顶尖人物所恼怒和反对(霍金错误批评了贝肯斯坦)。

只要能撼动宇宙的稳定性，怎么干都行(爱因斯坦引入错误的宇宙常数)。

只要你脑子里想什么就盯住不松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The Social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西欧诞生？与之相对，它为什么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如中国诞生？对于中国读者，拜“李约瑟问题”所赐，此类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永远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The Social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是齐尔塞尔科学史主要研究成果的集萃，核心问题正是中世纪晚期早期现代科学在西欧的诞生问题。作者是谁也学派的另类和左翼。说他另类，是因为谁也学流派以语言哲学著称，他却执着于将哲学思想运用于科学史研究中。说他左翼，是因为他极不安分于书斋中的生活，而且他的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热衷于思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方面。在众多类似研究中，齐尔塞尔的科学史研究独树一帜。

关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起源问题，齐尔塞尔提出了“知识活动三阶层说”的著名见解。他认为，彼时西欧与知识活动相关的社会阶层主要有三个，即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顶层工匠。前两个阶层接受过系统的数学和逻辑等方法论训练，顶层工匠没有，但他们发展出朴素实验操作技能。而现代科学在西欧兴起的关键就在于三大阶层的交流、合作和融合，使得实验和数学相结合，形成了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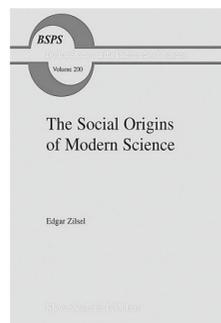


杨建平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手，就总有一天会冒出思想来(霍金的“黑洞不黑”理论)。

在事实与实验面前没有辩论的道理(牛顿对于实验学评价)。

要点建议的话，我建议补上大陆漂移学说和板块构造学说的争议。前面的权威不去世，正确的理论就不会被承认。如普朗克那一句极端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每参加一个葬礼，学科就进步一步”。



Edgar Zilsel 著，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科学的新传统。除此之外，对于与现代科学起源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如物理规律、因果性和科学合作等观念在西欧的诞生，齐尔塞尔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史解释。

由于短暂而不幸的人生历程，齐尔塞尔的研究多数没有完成，但是这些研究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脑洞颇大，尤其对于思考中国科学发展问题，极富启发性。

(朱香)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爱情

■ 陈华文

“在中西文化冲突最激烈的时刻，爱情能否超越国界？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而起？这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炼狱？”

在中国文坛上，冯骥才无疑是一个多面手：他是优秀的小说家，30多年前就凭着《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誉满文坛；他是有实力的画家，水墨山水在笔下美丽灵动；他也是备受尊重的文化学者，这20年来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按理说，人只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就不容易了，可他在文学、绘画、文化领域游刃有余地进行着跨界，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凭着旺盛的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这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队伍中是少见的。

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描写了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一个纸店的老板欧阳先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欧阳尊，一个欧阳觉，在中西文化刚刚出现的特殊环境下，欧阳觉和一个八国联军将军的女儿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了一段动人的恋情。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这部小说延续了冯骥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精湛品质，也尽显冯骥才描摹生活的扎实功底。小说以独特的韵味，将斑驳的历史再次拉入人们的记忆中，还原100多年前天津人、普通民众的精神性格，在种种